

年

卷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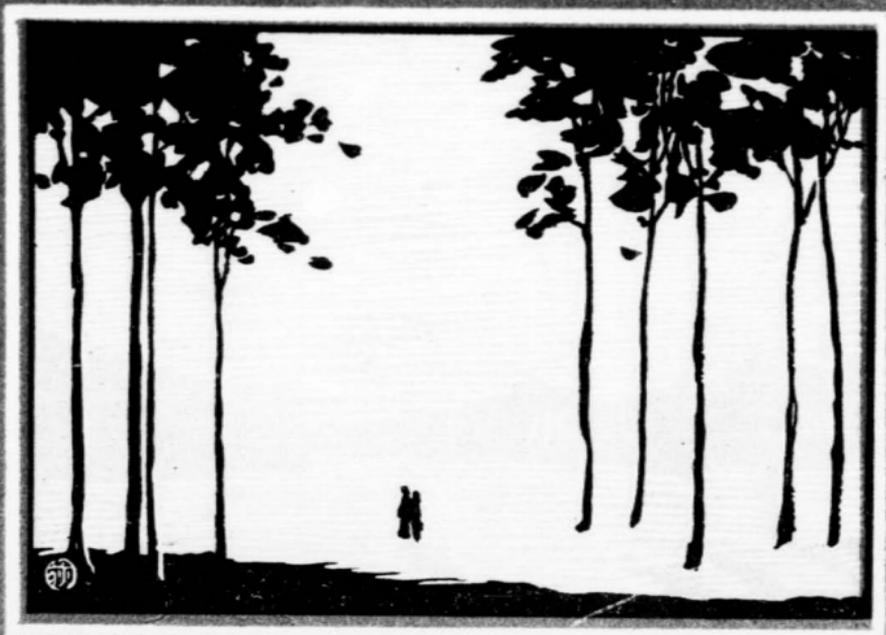
16

16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之雜誌



小說世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16 (247)

October 14, 1927

第十六期 第十六卷

(第二四七號)

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上海小世界社發行

日常用書

人人必讀。家家必備。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日用百科全書

正編等十三版 洋裝二巨册 定價六元
補編第二版 洋裝一巨册 定價四元

本書取各科必要智識爲有系統之組織作詳明之記載內容精博體例謹嚴取材特重本國事實合於國人需要發行以來已重版十餘次近自補編出版最新發生之重要事物復已儘量采入矣各界日常參考學生課外瀏覽此書最爲適宜

日用須知……………一册 五角

食品經濟學……………一册 五角

實用一家經濟法……………一册 二角五分

中西驗方新編……………一册 一元五角

上海商業名錄布面八角紙面六角

親民電報彙編……………(附送索引)十五元

簡易電報表……………一册 一元

明密碼電報……………一册 一元

外度量衡幣比較表……………一册 一元

少年百科全書

九類分裝二十大册 定價 布面三十元 紙面二十元

本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對於各國的狀況數千年來的史蹟歐美的各種名著著自然的一切事物宇宙間的奇象異蹟以及科學上美術上的製作都有詳明的評述概言之凡一般少年和中小學生需要的參考資料本書無不包羅齊備

第一中國年鑑 第三版 定價四元

國政大端社會瑣細典制沿革公私統計均爲國民所當知是書羅載國家土地人口政治軍事財政金融交通水利農工商業教育宗教及一切必要知識凡三百萬言統計占全書三分之二以賅簡明確之方供按圖索驥之助洵爲國民必備寶筏

增廣商人寶笈 第七版 洋裝一册 定價一元六角

本將出版以來頗合社會需要迭次重版將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幾增一倍全書分十二大編凡商業上組織經營管理諸大端之常識無不應有盡有商律稅則商業習慣法商用文件程式等編尤切實用并附廣告圖案多幅以備仿用

編者的報告

本期應登的「小說研究」因排就時頁數過多。且本期應登的「換巢鸞鳳記」頁數亦比平時多。很難安排。因暫將這兩種稿件。分爲兩期登。本期只登換巢鸞鳳記。不登小說研究。下一期只登小說研究。不登換巢鸞鳳記。這種辦法。讀者或不覺得討厭。在編者本不難把任一種稿子改排。但是因此一。改。又要就擱出版的時期。所以還是採用這種編法。請讀者垂鑒。

蘇州、山塘街、金家弄口、郁氏尙德小學、林墨園君。徵求本誌第十三卷第一期。以本誌第十五卷第一期爲交換。或酬郵票八分。

廣州、濠畔街中約金陵商業公寓內、人和永申莊、吳竹軒君。徵求本誌第十三卷念五期。十四卷第一

二三期。又念四二十五期。共六期。先至者以價值四角之學生雜誌爲酬。

上海、西門、大吉路、正風中學、湯曜君。徵求本誌第十四卷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共五冊每冊。以郵花十分爲酬。

哈爾濱、道裏區立第一中學中五學生、閻文彥君。徵求本誌第十五卷第一期至二十一期。共二十一冊。自第一期至第十期。以價值六角之荒山奇俠與價值五角之清宮祕史爲酬。自第十一期至第二十一期。以價值五角之雍正劍俠奇觀與價值五角之清宮劍俠案爲酬。但皆須半新之書。

廣東、四會、倉江元和堂、盧祥還君。徵求本誌第十四卷第十七期一冊。以郵票五角爲酬。

本雜誌前設「敲詩小集」一欄。讀者都很歡迎。後因有許多地方。交通不便。答案寄到極遲。等到彙集發表。所需的時候很久。所以暫時停止。說不定將來還繼續舉行。因有人問起。專此答復。

國學小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尙書論略 陳柱著 二角
詩經研究 謝无量著 四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晉青著 三角
經今古文學 周予同著 二角
經子解題 呂思勉著 五角五分
論語要略 錢穆編 五角
孔子 陳彬蘇譯 三角
樂府古辭考 陸侃如著 四角
楚詞新論 謝无量著 二角
陶淵明 梁啟超著 四角
中國八大詩人 胡懷琛著 三角

- 中國文字變遷考 呂思勉著 三角
章句論 呂思勉編 三角
平民之兩大文豪 謝无量著 三角
字例略說 三角五分(即出)
儒道兩家關係論 李繼煌譯 三角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楊鴻烈編 八角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无量著 二角
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著 二角
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高一涵著 三角
先秦經濟思想史 甘乃光著 四角
儒教與現代思潮 鄭子雅譯 二角
日本服部宇之吉著
中國古代婚姻史 陳順遠著 四角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目錄 □

□ 圖畫 □

江樓秋病圖(蔡哲夫爲閒野鶴繪)

虬髯客像(任渭長畫)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備審的前一夜..... 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鐘聲(補白)..... 王宗炎

螢(補白)..... 王宗炎

鐵蒲托的眼鏡(下).....周瘦鵑譯

怕死的步兵.....董家濛譯

迷途者.....張碧梧

蛙聲(補白).....鄭綠影

小詩(補白).....徐實君

堪輿家之祖(民間傳說的故事).....郭蘭馨

關於書籍的話.....夢僑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江樓秋病圖（蔡哲夫爲聞野鶴繪）



虬髯客像（任渭長作）



按。虬髯客。爲唐人小說中人物。隋末。天下大亂。虬髯客積資財。訪異人。以圖舉事。後於旅舍遇李靖。由李靖得見李世民。一見歎爲真天子。遂舉家贈李靖。以輔世民而定天下。已則別入扶餘國而稱王。虬髯客傳。爲唐人張說作。見唐代叢書。



備審的前夜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園
白樹田 同譯

車夫用鞭子指着路旁跑過的兔子，回過頭來，向我說道：「老爺！你看這可不好啊！」

其實沒有這兔子的先兆，我也知道我的前途，是很失望的了。我此次行路，是因為犯了重婚罪，要到某縣的審判廳，坐在被告的矮凳上，聽候審訊去。偏巧這一天的天氣壞極了，行在中途路上，忽然風雪交加，紛紛而下，直到黃昏已後，好容易纔來到驛站。我到了驛站以後，一看自己的身上，已經被冰雪覆滿，並且覺着勞頓不堪；由此便可以推定：我在路上，衣服已被冰雪浸透，身體已受嚴寒，並且被車搖撼的十分疲倦了。到了驛站，就看見站長迎接出來。他的身體很高，穿着一件藍色條紋的白袴，禿着腦袋，滿臉帶着萎靡不振的神色，生得滿口鬚鬚；我覺着他那鬚鬚，像是從鼻孔生出，似乎

與他的嗅覺，極有妨礙。

那站長，困眼矇矓的，也不知道他的嘴裏，是哪嚙些甚麼；祇見他一邊舉起手來，向領後搔癢，一邊開了驛舍的門，他並不言語，祇用他的臂肘，指示我睡覺的地點。我進了驛舍，用鼻子一聞，你猜怎麼樣？簡直的說罷！我立刻聞到極濃的發酵的氣味，火漆的氣味，還有那種捻死臭蟲的氣味——這些氣味，一同擁進鼻孔，幾乎把我的呼吸窒塞了。桌子上放着一盞鐵製的燈臺，突突的冒着煙，黑黝黝的照在那未經油漆的板壁。

我進了驛舍，一邊把皮包放在桌上，一邊向站長說道：『先生！這房裏的空氣，怎麼這樣的臭啊！』站長聽了我的話，便露出不相信的樣子來，先用鼻子向空中聞了一聞，然後搖着頭說道：『我聞着還是和平常一樣啊！這是因為你在路上受了寒氣，並且缺欠睡眠的緣故。車夫們慣在車上磕睡，老爺們却是不能的。』他說着，又在癢處搔了一搔。

站長去了以後，我便仔細查看我今天臨時的寓所。祇見那預備睡覺的長椅上，釘着漆布，倒是不窄，好像是兩人的臥榻；但是用手一摸，那漆布和冰一樣的涼。在這房中，除了這長椅以外，還有一

個很大的火爐，是生鐵鑄的；還有一個桌子，就是剛纔說過的那放着燈臺的桌子；此外便是某人的手杖，某人的手提包，在屋角還有一段屏風。那屏風後面，靜悄悄的，像是有一個人，正在睡覺。我在房中查看了一番，然後在那長椅上，鋪了我的鋪蓋，隨手就脫衣服。到了此時，我的鼻子，已經同房中的臭味習慣了。我脫了大衣外袴和靴子，便帶着微笑，把身體任意的舒展了一番，又圍着火爐跳躍了一回，把脚高高的舉起。我所以如此跳躍，爲的是使身體增加些煖意。跳躍之後，正想臥在長椅上睡覺，不料就在這個當兒，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體。祇因我的眼光，偶然向屏風上一望，不由得使我喫了一驚，原來有一個婦人的小臉兒，從屏後面露出，正在向我注視呢。這婦人，披散着頭髮，漆黑的眼珠，潔白的牙齒，兩道眉毛，不住的波動，兩頰上露着一對美觀的漩渦——大約她是笑了。我向她那小臉上望着，很覺羞慚，她此刻已經覺着我向她望着，所以她登時也害起羞來。我到了此時，便像犯了罪似的，連忙垂下視線，老老實實的走近長椅，將身臥下，並在身上蓋了一件皮衣。

我中心想道：「這真是意外的奇遇呀！她既然窺探我，大約我那一陣跳躍，也被她看見了，糟了！糟了！……我一時記起她那容顏的美點，便不由得幻想起來，就像看畫片似的，一張比一張美觀，

一張比一張引人入勝。這些勝境，在我的幻想之中，奔湊而來，髣髴是非常的擁擠。正在這個當兒，好像是因為懲罰我的邪念，就覺着左頰之上，忽然一疼，如同被火燒了一下子似的。我連忙向頰上一抓，雖然甚麼也沒抓住，可是我已瞭然是甚麼緣故：因為我已經聞到那種捻死臭蟲的氣味了。

我被臭蟲咬了，同時便聽得屏風後面，一個女子，嬌聲嬌氣的說道：「這是甚麼呀？誰知道好可惡的臭蟲！簡直的要把我喫了！」

啊？我想起我的好習慣來了。我向來行路，總是攜帶些臭蟲藥，以備不虞，我這種習慣，至今未改，所以我到此時，立刻就從皮包裏把那盛臭蟲藥的小鐵盒取了出來。我既取出小鐵盒，以下所應進行的，便是應如何向美麗的小臉建議，把那日用百科全書上的方法介紹給她，以便同她結識；但是應當怎麼樣向她建議呢？

我正在思忖之際，恰巧又聽見她高聲嚷道：「哎呀！這可真厲害呀！」

我聽了，便竭力運用甜蜜柔和的聲調，向她建議道：「夫人！我聽見您這聲喊嚷，據我的愚昧之見，揣度起來，大約是因為臭蟲把您咬了。我這裏有臭蟲藥，您可願意用一些嗎？……」

立刻聽她說道：「好！請賜一些罷！」

我不由得驚喜起來，便說道：「那麼，我就披上皮衣，給您送過去啦……」

她急忙說道：「不！不！……你隔着屏風遞給我就是了，不必過這邊來！」

我說道：「我也懂得隔着屏風啊！請您不要害怕！我並不是甚麼歹人……」

她說道：「可是誰知道呢，你是行路的人……」

我說道：「……好，就是隔着屏風也好罷……這也沒甚麼不一樣的……況且我是個醫生——我故意扯謊說——從來醫生、警察吏、和婦女的理髮師，是有權侵入個人生活的。」

她說道：「你說你是個醫生，真的嗎？是正經話嗎？」

我說道：「怎麼不是真的呢？當然是正經話，誰來哄你不成？那麼，我就把臭蟲藥給你送過去罷！」

她似乎很遲疑的說道：「唔！你既是醫生，那麼，就請……但是何必勞動你呢？我可以喚醒我的丈夫，叫他到你那邊去取。」——於是就聽見她低聲喚道：「費加！費加！醒來！鈍漢！起來！到屏風那邊去一踫！現在承那位先生的厚意，他要贈給我們臭蟲藥呢！」

我一聽她呼喚費加，叫他到屏風外邊來，纔知道她尚有丈夫跟隨，所以我不由得大喫了一驚，就像用斧子在我的背上砍了一下子似的，幾乎使我暈了過去。我的心中，立時充滿了不快之感，如同在試放火鎗的時候，火門閉塞，打了個反響一般。我因此又慚愧，又懊喪，而且非常的痛惜；等到費加真個走出屏風的時候，我幾乎沒衝口喊出來，「巡警！巡警！」即此可以想見我那時的心緒，是何等的惡劣，而且把費加視作何等的污穢不堪了。費加約有五十多歲，是個身材高大，青筋暴露的人，灰白的頭髮，緊閉着嘴唇，表明他是個官僚，在他的鼻子和太陽穴的上面，有許多縱橫的皺紋，他身上穿着寢衣，脚下曳着拖鞋。

他從我手中接過臭蟲藥，便轉身仍向屏風那邊走去。他一邊走着，一邊說道：「先生！你實在慷慨！多謝多謝！大約你在路上，也遇着暴風雪了罷？」

我怒沖沖的臥在長椅上，一邊往身上拉那件皮衣，一邊說道：「是是。」

費加走過屏風，便對他的妻說道：「呀！紫娜赤喀！你的鼻子上，正有一個臭蟲爬呢！容我替你捏下來罷！」

紫娜赤喀大笑答道：「好捏罷……怎麼，沒有捉住！咳！廢物！還是五等官呢！五等官人人都懼怕你，其實有甚麼可懼怕的，連一個臭蟲都制伏不了啊！」

費加連忙說道：「紫娜赤喀！可當着外人哪！」歎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你永遠是……咳嗽！我的上帝……」

我此刻也不知因為甚麼，心中非常憤怒，便噓噓着罵道：「這些豬圈子，簡直的不許人睡覺！」不多時，那夫婦二人，便不言語了，我於是也閉了二目，為的是趕快的睡熟，所以我的心中，甚麼也不敢想；但是過了半點鐘，一點鐘……還是睡不着。到後來，便聽見我的那兩位鄰人轉側了一下，緊接着便低聲吵起嘴來。

過一會兒，又聽費加隔着屏風說道：「真奇怪！怎麼這臭蟲藥也無效了呢？這些個東西！怎麼如此之多呢！先生！紫娜赤喀教我問問你，這些臭蟲，為甚麼臭的如此難聞？」

因為他這一問，我們便開始談話了：先談的是臭蟲，天氣，俄國的冬天，和醫學；可是我於醫學上，和在天文學上一樣，簡直的沒有這種知識；後來又談到埃基索納（人名）。

談完了埃基索納以後，就聽見費加低聲向紫娜赤喀說道：「紫娜赤喀！你不必害羞！他既是個醫生，你大可不必拘泥！你就親自問問他罷！有甚麼怕的呢？士威錯夫（醫生名）治不好你的病，或者他能給你治好了，也未可定。」

紫娜赤喀低聲說道：「還是你替我問問他罷！」

於是費加向我問道：「先生！先生！我向你請教內人的胸間，總是覺着堵塞，她又咳嗽，又煩悶，好像胸間有甚麼鬱結似的。我向先生請教，這是甚麼緣故呢？」

我聽了他的話，便故作推卸的語氣說道：「這話要是談起來，可就長了，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呢？」

費加說道：「哦！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談的麼？當真嗎？好在時候很長，橫豎我們也是睡不着……那麼，就請先生給她診一診罷！我應該對你說明，現在本有個醫生給她診治呢，他名叫士威錯夫。這個人，倒是很好的，但是實際說起來，究竟如何，那誰知道呢，我不相信他，簡直的我，不相信他！先生！你可以給她診一診罷！我看你似乎不樂意的樣子，得啦！你行一點方便，給她診一診罷！我乘這個當

兒，到站長那裏去一踰，教他給我們預備一個水火壺。」

費加說罷，便穿着拖鞋，叭咕叭咕響着，走出去了。我走到屏風後面一看，紫娜赤喀正在一張極寬的長椅上坐着呢。她用手托着絲條的領子，在她身體四週圍着的枕頭，倒有好幾個。

我一邊在她的身旁坐下，一邊皺着眉說道：「伸出舌頭來看看！」

她伸出舌頭，緊接着便大笑起來。我看她的舌頭，紅潤潤的，和通常人的舌頭，完全一樣。後來我使用手診脈，診了半天，也摸不着脈道，因此不知不覺的「啊」了一聲。

我以後又向她發了些甚麼問話，我也記不清了；我祇記得到了診察的最後，我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獸子，祇顧呆呆的望着她的笑臉，把自己所問的話，早已拋在九霄以外去了。

末後，我同費加及紫娜赤喀，圍着水火壺，坐在一起，喫起茶來。我既給她診治，自然應當開個藥方了；我於是便模仿醫生的規矩，胡亂謔了一個藥方。

到了次日早晨，我把皮包拿在手中，準備起程，便和我那新相識爲永遠的告別。費加在這個當兒，揪住我的衣紐，遞給我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我不肯受，他執意勸我收下，他對我說道：「不然，你是

應該收下的！我已經酬謝慣了，這是酬謝你純潔的勞力的！你的學問，是用過苦功夫的，你的知識，是由血汗得來的，這一切，我都非常瞭解呀！

我無法推辭，祇得領受了十盧布的鈔票。

以上所述，就是我預備審訊的前一夜度夜的大概情形。

法庭之門一開，就有庭丁，把我引進法庭，使我坐在刑事被告的矮凳上。此時我發生甚麼樣的感覺，姑且不談，我祇說我進了法庭之後，回頭一看，便見許多旁聽人，用好幾千隻的眼睛，向我注視着。我一見，便不由得慚愧起來，並且我知道我此刻的臉色，一定是發白了。我轉過身來，向前一看，祇見那些陪審官們的威儀，真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氣象，我到了此時，不知不覺，把臨終的騰詞，都念出來了。

及至我抬起頭來，向那罩着紅呢的長案後邊一望，就看見檢察官了。你道這檢察官是誰？——原來就是費加！我見了費加，當然是非常的驚駭，至於究竟是怎樣的驚駭，那就不是我能描寫的了，祇好請諸君自己懸想一番罷！我見費加坐在那裏，手中拿着筆，也不知是寫甚麼呢。我一見他，同

時便聯想到臭蟲，紫娜赤喀，以及我的診斷學；於是我就覺得有一股冷氣，從我的脊背上，颼的一下子，跑了過去。那裏是甚麼冷氣，簡直的是整個的北冰洋啊！他寫完了之後，便抬起頭來，向我望了一望，起初他沒看出我是誰來，到後來，他的眼角，卻張大了，下頰也像是伸長了……他的手可就抖起來了，他微微的起身，用那昏暗無神的眼光，向我注視；我到了此時，身不由己，也就站了起來，不知道爲甚麼，也直着眼睛，呆呆的望着他。

正在這個當兒，已經審判開始，那位主席審判官，向我問道：「被告！請把自己的姓名等項，一一向法庭陳述！」

檢察官落了坐，喝了一杯水；於是他的冷汗，便從額上涔涔的湧了出來。
我中心想道：「唉！這可糟了！」

按照種種的狀況看起來，全足以表明檢察官是要烤烙我。果然他渾身顫着，強詞奪理的，向審判官，訴說我的罪狀，刺刺不休。

到此處可以結束了。我這篇東西，是在審判廳裏，乘喫飯停息的時候寫的，以下便是檢察官的

起訴書了。

請諸君猜一猜！這起訴書的內容如何！（完）

鐘聲

（王宗炎）

淡月模糊，

天寒夜泊。

隔江穿霧，傳來佛寺的鐘聲。

螢

（王宗炎）

一閃閃的亮著，

引得一羣孩子都情不自禁；

這是夏天的好點綴啊！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戲 曲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五卷

B. Shaw: Mrs. Warren's Profession

長子 郭演存譯 三角

J. Galsworthy: The Elder Son

瑪加爾 失去的天使 張志澄譯 五角

H. A. Jones: 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慳吝 人 高真常譯 五卷

Molière: L'Avare

木馬 李青崖譯 五角

André-paul Antoine and Moxime-Léry: Les Chevaux de Bois

織工 陳家駒譯 四角

G. Hauptmann: Weavers

人之一生 耿濟之譯 五角

L. Andreyev: The Life of a Man

狗的跳 舞 張聞天譯 五卷

L. Andreyev: The Waltz of the Dog

阿那托 爾 郭紹虞譯 四角

A. Schmitzler: Anatole

史特林堡戲劇集 張毓桂譯 五角

A. Strindberg's Plays

梅脫靈戲曲集 湯澄波譯 五卷

M. Maeterlinck's Plays

青鳥 傅東華譯 六卷

M. Maeterlinck: The Blue Bird

倍那文德戲曲集 沈雁冰譯 八角

J. Benavente's Plays

太戈爾戲曲集 瞿世英譯 二各卷

R. Tagore's Plays

春之循 環 瞿世英譯 三角

B. Tagore: The Cycle of Spring

三姊妹 曹靖華譯 四卷

Tchekoff: The Three Sisters

相鼠 有皮 顧德隆譯 五角

J. Galsworthy: The Skin Game

青春的悲哀 熊佛西著 四角

復活的玫瑰 侯 嚶著 五角

藥 婦 侯 嚶著 二各卷

山 淚 侯 嚶著 三角

枝 河 徐公美著 五卷



棕欖香皂係純用棕菓橄欖
 之油和合製成並無其他獸
 脂雜質所以對於婦孺肌膚

最為合
 宜購者
 諸君請
 認明為
 要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鐵蒲托的眼鏡 (下)

美國刻斯替 G. W. Curtis 著
原名 "Stipottams Spectacles"

周瘦鵑譯

「我的祖母送我到學堂中去。但我瞧那教師時是一根光滑圓形的戒尺——或者是一個文法中數學中的名詞。不願去服從他。或者是一條弦線，一塊破布。一枝柳條。我很輕蔑的可憐見他。但見一個是一池深冷的水。一天忽然進來。我還瞧見那明星。他把一切功課教我。我慣常同他到海濱去。我們踱着。那海浪在前面湧起來。我在眼鏡中瞧他時。見他的眼睛專注着無邊的海景。他的胸脯起伏着。懷一種做不到的願望。我聽見古代的壽古西司大王同他的大軍晃動着進行。一隊又是一隊。一羣又是一羣。漸漸不見了。但還很整齊的進行。附帶着那連續不斷的音樂聲。含着一派極端服從之意。或者是見荷馬在伊琴海岸的沙上散步。在那希臘上古的夕陽之下。他伸着臂。頭髮在風中飄動。

唱着那有韻的伊利亞長詩。」

「我祖母死了。我便很困苦的投擲在世界中。除了我的眼鏡沒有甚麼資本。我設法尋事兒做。但是人家都有些怕我。他們且還疑我略有瘋病。或者是和陰王有關係的。我的同伴們倘要喚一塊印花的洋紗是一朵美麗的香花。這是不難的。成功在四下裏等着他們。每一艘船中載着好運到來。我想去教書。因為我愛小孩子。然而有甚麼事引動了我的疑忌。只須把眼鏡戴上。我便見自己正愛着一條蛇。或者是嗅一朵有蟲的花蕊。我驚得跳起來立時逃開去了。或者在我眼鏡中似乎瞧見一個天使正對着我笑。或是一朵玫瑰在我紐孔中開着。於是我又覺得自己不完美不潔淨了。不配去引導教練那些品格比我高的人。當下我便親了親那些孩子們走了。只使他們都哭着詫異着。」

「失望中我便去投島中一個大商人。求他僱用我。」

「他說道。『我的小朋友，我知道你有一種祕密。一種妖術。或是一種魔法。一種天賦的才能。我也不大明白。人家都見了害怕的。』到此那商人忽然挺起來。分明是傲示他那個大腹比了他偌大的財產更為可貴。他又說道。『吾愛。如今你要知道。我却不是這一類人。我是不容易受驚的。你可也不用枉

費心力來欺騙我。那些人每天在我未到以前先來辦事的。慣常是大清早就起身了。說時把他兩個大拇指塞在半臂兩面的袖孔中。把其餘的指兒像兩把扇子般展在胸口。」又道。「我似乎聽說你有甚麼祕密。你有一對眼鏡。在你是很寶貴的。因爲是你祖母帶來給你祖父的一部分嫁奩。如今你倘以爲可以把這副眼鏡賣給我的。我就照市上眼鏡最高的價格付你錢。你怎樣說。」

「我和他說。我一些兒也沒有出賣這副眼鏡的意思。」

「他做着輕薄的笑。說道。「我小友似乎要靠着他們吃。」

「我不回他話。回身走出那間辦公室。那商人却又在後邊喚着我。」——

「我的小友。窮苦的人不該有嗜好。只是捱苦罷了。憤怒也是一件很費錢的奢侈品。惟有進款多的人纔能發一下子。鐵蒲托公子。一副眼鏡和一副易怒的烈性。可都不是人生成功的好資本啊。」

「我不說甚麼話。只把手放在門柄上預備出去。那商人纔恭敬一些說。」——

「你這傻孩子。倘你不願出賣你的眼鏡。或者你能答應把那眼鏡的用處賣給我。就是我吩咐你用時。你纔能把眼鏡戴上。并且要爲了我的事。哈哈。你這小傻子。」他見我不預備回話。便很不耐的嚷

着。

「但我已把那眼鏡取出來了。不等他的吩咐。自己先就戴上。我對他瞧時。却見一頭禿頂的大野猪。短毛粗糙。一眼斜視——加着鼻間那副金邊眼鏡。更覺得可笑了。他的一隻前蹄納在銀箱中。裏頭都積聚着那些應付的賬單。一蹄納在衣袋中。裏頭都是散銀和帳單。他的兩耳轟向前面。似很乖覺。」我走到街中第二家辦公處去。見有一個面貌柔和的人。他也是個有錢的大商人。他問我時聲音也柔和得很。在我眼鏡中立時就瞧見一片地上都流着牛乳和蜜糖。我就在這裏留下了。直到那善人去世。他的營業也不接下去了。」

鐵蒲托顫動着聲音變做一聲歎息道。「我在那裏就第一回瞧見普麗莎薩。雖有那眼鏡作梗。我也瞧見普麗莎薩了。這樣幾天。幾個禮拜。幾個月。我並沒帶着眼鏡。我避開那副眼鏡。我拋在那高高的架子上。我想決定主意把他們拋到海中去。或者拋在井底。我不能。我不願。我也不敢在眼鏡中瞧普麗莎薩。我又不能貿易毀壞這眼鏡。但我夜中常醒。幾乎要咒罵我親愛的老祖父給我這一件禮物。我從辦公室中逃出去。鎮日和普麗莎薩同在一起。我告訴伊在那副怪眼鏡中所見一切奇怪的東

西。伊聽着。詫異得吃驚起來。伊那藍眼兒轉向着我。含一種溫柔的乞憐。伊攀住着我。忽又却退了。接着很害怕的逃往室外去。但伊也不能離開我。伊不能抵抗我的聲音。因為我的聲音中有我心腦裏的愛情。在那裏燃燒着。我每一想起。要不去瞧伊。我的感情和態度上。便立時起一種發狂和不自然的衝動。我坐在伊旁邊。望在伊眼中。撫摩伊的頭髮。摟伊在我的心上。這心沈得很深——為甚麼不永久。——在那安樂的夢中。我跑開伊面前。呼喊着。跳着快樂。全夜的坐過去。想起伊的愛情和可愛。兀是開懷。像一隻箜篌。張緊了弦線。把樂聲回答那微風的歎息。接着來了那種安靜的時日——那深深的愛情已注入我們的生命。一過了那忽忽易去的春日。便來了那溫和柔美的夏季。

「一天。我向伊說。『如若這不是夢。我們都很快樂。』這話沒有回答。因為快樂是說不出來的。」

「我自語道。我們很快樂。此刻沒有甚麼刺激了。我何等的高興。因為我能在眼鏡中瞧伊咧。」

「我深怕還有甚麼性覺阻住我。即忙從伊臂間逃脫。趕回家去取了眼鏡。跳回到普麗莎薩身邊。入到室中時。我覺得很熱。我的頭浮動着。含着害怕。我的兩眼定然停注不動。普麗莎薩很吃驚。從座中起來。立在那裏。眼光中帶着驚問之意。但我發瘋似的一心想用眼鏡。我只覺得伊是在室中。我不

瞧見旁的東西。我也不聽得甚麼。我也甚麼都不管。只要在那魔術的眼鏡中瞧伊。好立刻瞧見那種十全十美的模樣。普麗莎薩立在鏡前。見了我這種發野的舉動。吃驚得甚麼似的。伊也瞧不見我手中取着甚麼。一見我忽把眼鏡放到臉上去。就驚呼着。暈倒在地板上。就在這當兒我把眼鏡架在眼前。便瞧見——我自己。映在鏡中。就是伊在這鏡前立過的。」

鐵蒲托從椅中跳起來。又跌下去。泛白了臉顫聲動。向我的妻嚷道。「親愛的夫人。」帕露忙跑過去握住他的手。我倒了一杯水——「我竟瞧見了自己。」

當下寂靜了幾分鐘。帕露輕輕地把手放在我們客人的頭上。他的眼閉着。微微呼吸。像一個睡中的嬰孩。或者他自從那時受了苦痛以後。再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撫他的頭額。也沒有人抹去他那憂愁的眼淚。或者吾妻慈和的手指能安慰他困倦的頭腦。使他覺得他母親在西印度溫和的早晨撫弄着兒子的長髮。或者這是深憂之後一種自然的慰解。他再開口說話時。仍是舊時那種低抑的聲音。做着很莊嚴的態度。

「這些事都是很久遠。很久遠的事。不久我就到這裏來了。我所攜帶的。是我的老年。一派過去的悲

痛回想。和那一副有魔法的眼鏡。我已做了他們的奴隸。我不再有甚麼害怕了。我既瞧見了自己。不得不再去瞧別人。要明白彼此的關係。那使人前途快樂的明光。在我已熄滅了。我的眼睛是像一個流犯的眼睛。退下來回到這放逐的海濱。不再懷着希望望到洋面上去。我和人羣混在一起。但是很少樂趣。人的種類很多。却只有幾種式樣。我瞧來的人不見得比去的人清明一些。我聽得一般人稱做聰明伶俐的。據說是很有智慧做事成功的。但我從眼鏡中瞧去時。却沒有一些真人格。我感覺中竟沒有甚麼清潔純粹的芳香。我只見是一隻菌放大了佈在夜中。他們都到戲院中去看舞臺上的優伶。我却去看包廂中的優伶。都狡猾得甚麼似的。但他們却不知道自己做戲。也並不起疑。」

「或者你們要詫異怎的不使我憤世嫉俗。我親愛的朋友。不要忘了我也已瞧見了自己的真相。但使我起了憐憫之念。並不譏笑他們。普通的成功和善良都使我不甚重視。我上禮拜堂去時。瞧見一枝柔弱的藍色假花。或者是一個瞌睡的大枕頭。對那些穿着粗皮表和靴子的鷹幣咧。半鷹幣咧。三便士幣咧。在那裏鮮明聖道的美妙。或者瞧見一個戴復活節軟帽的葱頭在那裏痛哭曼大倫女子的罪惡。我瞧見了這些光景。就不像他們那麼覺得這其間有甚麼正道。有甚麼虔誠。或者有甚麼公

共的集會。我便瞧見一條鱔立起來。向四下裏亂盤亂繞。聽他所說的似乎要上接虹霓。下入沸水。一般巨耐我瞧。他仍是黑黑的。仍戀着一個泥濘的小塘呢。」

「我不能憤世嫉俗。因為瞧見那好多稱為年老的人。他們眼中却包涵着青春不老的溫泉。和長曉不夜的明光。或者我又瞧見那些沒有目的做事不成功的人。却管領着一片平安富饒的福地。這種福地他們早已不希望尋到的了。遲一些仍然歸他。我認識一個人。好幾年來有一個笑柄。說他在那裏找尋哲學家的寶石。但我在眼鏡中瞧他時。却見他很知足很有魄力。不必管俱樂部中少年們的憐憫他枉費心力。也不必管宴會中那些聰明的紳士們把他開頑笑。」

「此外還有你們對面那個鄰人。她是一個失敗的婦人。因為伊是個老處女。人家都很莊重的搖頭可憐見伊。說伊委實鑄了個大錯。沒有嫁給那多年做伊情人的名流。這明明是橘樹上的花。永不對着伊開了。（按橘花是結婚用的花）那些少年人瞧着伊。都從伊身上造出溫柔的情史。又想起伊寂寞時的鬱悶。白白的盼望着。却永遠不能滿意。我剛到鏡中來時。也有這樣的同情心。幻想伊怎樣和那已失去的甜蜜生活互相奮鬥。我想倘把我那眼鏡對伊瞧時。不過瞧見伊良好的性質罷了。但

是有一天我當真戴起眼鏡來向伊瞧。却不見我們共同哀憐伊有隱憂的老處女了。却見一個婦人。性格兒是屬熱帶的。那邊有陽光照耀着。有鳥歌唱着。有花朵永遠開着。那邊沒有憂悶。沒有懷疑和虛願。只是一片幽靜的甜美。和光明的安樂。我見伊當那老情人走過時還暈紅着臉。他或者立定了和伊說話。但伊不過是表示一種女性的柔感。伊知道他的愛。也尊重他的愛。不過伊心中不明白愛的真諦。也不報回他的愛。我仔細看伊。我便見全世界雖說伊太不解事。失去這麼一個好配偶。伊只很靜很簡單的說道。——

「倘那莎士比亞愛我。我不愛他。便怎能嫁給他。」

「我既見了這樣的忠信。莊嚴和純樸。更那能憤世嫉俗。」

「你總能相信我在眼鏡中瞧了伊的老情人很詫異呢。你們知道我到這裏來時。他已過了青年。他的名譽和財產已穩固了。我當然覺得比他更可愛的人很少了。也沒有人比他更有愛的價值了。他有一種世界大人物的輕快態度。有一種詩人靈敏的溫雅態度。又有一種游歷很廣的旅行家的判斷力。據說他是一個最騰達最完美的男子。美麗、光明、聰明、溫柔、風雅、多才、富足、著名、我不戴眼鏡對

他瞧。真是十分羨慕。很詫異對面那個老處女爲甚麼完全不給他打動。我瞧他們在社會中的交際。我見伊的情笑。伊那熱誠的歡迎。我注意他誠實的說話。高尚的禮貌。他們的態度上可瞧不出甚麼來。那戀切的世界正對着他們失望。我便取出那副眼鏡來。」

「我已瞧見了伊。如今便瞧見他了。他只住在那回想中間。他的回想是一座莊麗的宮殿。他並不到大飲大嚼的餐堂中去。——他也不在那座客常滿的客廳中盤桓——他也沒有那種虛榮心到那裝滿各種戰利品的房間中去——他也並不夢見那畫樓中掛滿着他許多周遊世界的畫圖。但他常從這些回想的高廳中逃到一個又遠又靜的房間裏頭。這裏頭是從沒有人到過的。我這一雙該死的眼睛在眼鏡後跟着他進去。却見這房間是一座禮拜堂。堂中很暗很靜。一張永遠掩蓋着的畫像前面神壇上邊。香馥馥的燒着永遠不熄的香。我偶然瞧時。却見他跪着禱告。那邊有一支喪曲日夜的唱着。

「我不信你們要詫異着。我却很知足的充着一個代理簿記員。我那眼鏡很能節制我的大志。我也早又知道除了普勒他司（卽冥王）還有更好的神祇。如今那眼鏡也失去了好多玄妙。我也不常

用他了。有時定要用他。竟按捺不住。我遇了很高興的時候。也得取出來瞧瞧我所愛慕的到底是甚麼東西。」

鐵蒲托停了半晌。又道。「然而——然而我還不知道可要感謝我的祖父。」

帕露已把伊的活計拋開好久了。這一節古事他已句句聽得。我見這親愛的婦人還有一句話要問。却很希望鐵蒲托說出來免得伊動問。只是鐵蒲托經了這片時的激動以後。已回復了他平時的聲音。不再說甚麼話。我們都靜靜的坐着。鐵蒲托沈思着注目在地氈上。帕露含着熱望對他瞧。我却瞧着他們二人。

這時已過夜半。我們的上客起身要走了。他悄悄地和我們握手。對帕露行一個很莊重的西班牙式鞠躬禮。取了帽兒。向前門走去。帕露和我伴着他。鐵蒲托開門時。我聽得帕露低聲問道。「那普麗莎薩呢？」

鐵蒲托停住了。他剛開了門。月光照着他。回過來向我們。」

「以後我只瞧見過伊一次。那時在禮拜堂中。伊閉了眼跪着。因此伊並沒瞧見我。但我擦明了眼鏡

對伊瞧時。却見一枝白百合花。梗已斷了。但還新鮮。仍是又清又香。」

帕露插口道。「那是一件奇事。」

鐵蒲托答道。「夫人。這原是一件奇事。我就爲這一瞧。纔很感謝我祖父的禮物。我瞧見那一枝花雖失了地土上的滋潤。仍還能很美麗的開着。花被天上的清露餵養着。」

那門閉了。他去了。帕露把臂兒挽着我一同上樓時。伊低低的向我耳中說道。

「我何等的快樂。因爲你不戴眼鏡。」

(完)



怕死的步兵

(法國杜德原著)

董家濛譯

這一晚上，聖瑪利奧米勒地方那個羅萊鐵匠，心裏很不舒服。

平時，太陽西落，冶爐熄滅之後，他就坐在門口的那張櫟子上面，去排遣他這一天的疲勞，和熱天的鬱悶；並且在遣散那些夥計之前，他總跟他們呷幾杯涼爽的啤酒，一邊遙望由工廠出來的工人們。但是，這天晚上，他在冶爐傍一直坐到吃晚飯的時候；並且臉上帶着愁容。老羅萊瞧着她的丈夫，一邊在凝想：

「又有什麼事呢……大概他從街上又得來不好的消息吧？他又願對我說……或許我們的大兒子病了吧……」

但是他也不敢問。她祇在禁止三個圍着桌邊嘻笑，嘴裏噙着高莖的暗褐色的小孩子。忽然，那鐵匠怒氣沖沖地把碟子擲

小說世界 怕死的步兵

到桌上：

「呀！醜惡呀！卑怯……」

「說誰呢？羅萊。」

他厲聲答道：

「今天，我在街上遇見五六個奇怪的人；他們穿着法蘭西的軍服，同着幾個巴威野人，手牽手，一清早就在那兒溜來溜去……這又是那些……這是怎麼說起來的呢……很帶些普魯士的色彩……你說幾乎在每天我們全遇見逃回來的虛偽的亞爾薩斯人……人們拿什麼給他們吃，給他們呷呢？」

那老太太想抑制他一下子：

「你願意怎樣呢？這並不完全是孩子們的錯處呀……你

想，把他們送到那麼遠去……他們在異鄉自然全感着苦痛，回轉家園與逃避兵役的誘惑，對於他們當然是強而有力的。」

羅萊跳起桌子來：

「請你不要開口吧，老太太！……你們，你們婦人們，你們什麼不知道呵。祇曉得同他們死守着，別的就毫無貢獻了。你們把你們的孩子的志氣全醜化了……所以我才說這些人是醜惡，是卑怯，是最懦弱不過的；若是不幸，我們的克聃章也犯這種同樣的罪惡，那末我必定用我的利劍穿過他的胸膛……」

他的氣色很難看，彎着腰立起來，把挂在他兒子的像片上面的那把獵刀取下來：那是一張在非洲據的步兵的肖像；他一瞧見這位亞爾薩斯人誠實的面貌被陽光灼成焦黑的面孔，立即沈靜下來，並且笑起來：

「我真有幸，我抬起頭來……好像我們的克斯章也正夢想變成普國人呢；可是他在戰爭中曾出了不少力呀……」

這一線的希望使他的怒色迴轉過來。他歡歡喜喜地吃完了飯，喝完兩杯麥酒，就很急忙地跑到斯達森堡城裏去。

現在祇剩下老羅萊一個人了。她把三個小孩安頓睡下，不久，就聽見他們從屋角上呼出來的鼾聲，好像一窩小鳥睡在那兒似的；她當門坐下，拿起針活，從事裁補。她時時嘆息，並且想：

「是的，我很願意那樣。他們是卑怯者，是造叛者……但是，這算什麼！他們的母親很喜歡再見他們一面呵。」

他又想起她的兒子來，他到軍營去，也正是這同樣的時光，他正在修拾小菜園。於是她回頭凝視着他平時灌噴水壺的那口井；一個穿粗布衣褂的，披著長長的頭髮，一體因投軍而剃去的油亮的頭髮……

陡地，她忽感着戰慄；向田野開的那座小門，忽地敞開了。那些守夜的犬也啞然不吠，那個人，沿着牆慢慢走來，如同一個小偷似的，摸索着走進屋裏……

——媽媽，早呀安！

她的克斯章立在她的面前來了；穿著軍服，蹣跚地立在那兒，羞愧，戰慄，結唇結舌。這個不幸者同好幾個人由那邊一塊回來的；他已經到了一點多鐘，他直在屋之四周徘徊着，等到他父

親走了，他才敢進來。她很想賞備他，但是沒有那一股勇氣。很久，她沒有見着他了，於是就抱着狂吻，隨着他向她訴說這次回來的理由。他說，他對於家鄉，對於工廠，全厭倦了，所以想離他們另尋生活去；但是因為他帶着亞爾薩斯的口音，同伴們全以為他是普魯士人，因此對他特別的嚴酷。他所訴說的她全信以為真，她也只得信以為真。他們一邊談話，一邊就走進湫隘的小廳子裏；那些小孩全驚醒了，赤着腳，披着睡衣，跑來吻他們的哥哥。他們想讓他吃點東西，但是他餓，他却很渴，永遠是這樣渴的，於是，他又從那隻今早灌了不少的白酒同啤酒的喉管上，灌進多量的涼水去。

院子裏有了步伐的響聲，鐵匠回來了。

「克斯章，你父親回來了。快，你快藏起來，讓我向他好好的解釋去……」她把他推到石膏質的火爐子後面，她自己仍做她的生活，兩手顫動不止。不湊巧，他把步兵的制帽遺落在桌子上面，並且也是羅萊進來所看見的頭一件東西，母親的面色立時慘白下來，非常的危懼……而他也全明瞭了。

「克斯章回來啦……」他用很殘酷的口音問。立時他狂瘋的拔出他的利劍來，飛快地跑向爐子那兒去，那時那步兵正倚在牆上，面部蒼白異常，身上闖躑不安，快要躺下了。

母親趕緊跑到他們倆中間立着：

「羅萊！羅萊！不要殺他呵……是我寫信招他回來的，你的工廠裏也很需要他呀……」

她揪着他的臂膀，拉開他，一邊軟噓着。那些小孩們聽見他們從未領教過的充滿了怒氣與血淚的聲調，全在屋之黑暗處呼喊起來……那鐵匠就站住，瞧着他的妻：

「呀！是你把他叫回來的……那末，很好，讓他睡覺去吧。你們看着我明天所行的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克斯章從濃睡裏，帶着莫名的懊惱與苦疼，驚醒過來；他發現了自己又睡在童年的屋子裏。從包着鉛邊的小玻璃窗，從初花的槐樹縫裏，向外望去，太陽已經很高而且很熱了。樓底下，是鐵鎚擊在鐵砧上的聲響……母親還坐在桌傍，她一整夜沒有離開他，他男人的暴怒，給她無限的危懼。老頭子更

沒有睡，從晚上到早晨直在屋裏徘徊着，啜泣着，嘆息，開關櫃櫥。你看，現在他走進他的兒子的屋裏來了：態度非常嚴肅，所穿戴的表示他要遠行似的，繫着高高的脚絆，戴着寬沿的帽子，拿着一根尾部包鐵很堅固的手棍，他挺身走在牀前：「喂，太陽很高了……起來吧。」

那少年微感羞愧，想着再去服他的兵役。

「無須乎這樣子……」父親嚴厲地說。

母親怯怯地說：「但是，羅萊，他並沒有別的事呀……」

「我給我我的家產……我，我不要了。」

當少年在穿衣的時候，羅萊很小心地摺起他的制服，襯衣，紅色的大包，揹起預備好的行李，又把裝護照的白鐵匣子跨到肩膀上……

「現在我們一同下樓去。」他隨着就說。於是三個人一齊不言不語地走到工廠裏那風箱吁出呼呼的聲音，工人們全正在做工。他看着這座寬大的工廠，就聯想到那地方。那步兵也回憶起他童年的情況，他想起他曾在灼熱的街道同輝煌的冶爐

的火星之間玩耍過很久很久；於是立時使他起了一陣溫順的心思，他很想求得他父親的寬恕，但是他每次抬起眼睛時，總見一道難看的光線。

後來，鐵匠決定開口說話：

「孩子，」他說，「你看，這是鐵砧子，鐵傢具……這些東西全歸你了，那個也是你了……」他一邊說，一邊指着那座滿佈着騷陽同蜜蜂窩的小園子……「蜜蜂窩，葡萄藤，全是屬於你的，你既然為這些物件犧牲了你一生的光榮，所以至少你要保守住牠們……你看，你是這兒的主人了……我，我走我的……你應該為法蘭西服五年的兵役，我替你償這筆債去。」

「羅萊！羅萊！你上那兒去？」那可憐的老婦人高聲喊叫着。

「爸爸……」孩子哀求着……但是鐵匠已經走出去了，開了大步向前走，連頭也不回了……

不幾日，駐西底貝納亞培地方的第三步兵營的補充部裏，裏發現了一個年有五十五歲的志願兵。（完）



迷途者

張碧梧

街中忽起了一片喧譁，隨即又有一陣繁雜，匆促的奔跑聲，從遠遠地傳來，經過我家的門前，再急急的送去；默然坐在室中的我，立刻料想到必又是街中發生了甚麼新奇的事。在S埠這種充滿着神秘意味的社會上，那些怪誕新奇的事，每天中怕不要發生若干起，這原不足介意；但是我的易受牽引的好奇心，立即發下命令，迫使我忙忙的開了門，站立在門外探望。

隨着我的視線，我瞧見從那喧譁，奔跑聲的來處，正緩緩的走過一個少年男子來。他和常人是同樣的裝束——長衫，草帽，白襪，白鞋，又都是很整潔，他左手執着一本書，右手握了一柄張開着的紙摺扇。他一路走來，是把兩臂左右展開，並不疾不徐很有節拍似的上下的揮動着，他手裏的書和扇，自然隨着一起一落，——這便是他的比衆不同的異態！大概也便是引起路人們

諠譁，奔跑的唯一的原因。

「這不過是一個瘋人罷了。我的心靈暗暗的啓示我，我點頭表示同意。」

我剛要退入門內，忽的我的眼光，不自知的又向那男子射去，他已走到離我不遠的所在，他的面貌便清晰的顯在我的眼前。就在這一瞬間，我的心弦跳動了，我的神經緊張了，沖口而出的喚道：「子彜兄！……你正是劉子彜兄啊！」

他分明受了我的呼聲的吸引，立定腳，呆立在我面前，他的兩道板滯，略含驚意的眼光凝注在我的面上，却並無認識我的表示。我想到他不幸已顯露了瘋態，他的記憶力當然連帶的失常，我再提醒他道：「子彜兄，不認識我了嗎？我是施寒梅，便是三年前常常和你賭酒論文的施寒梅……」

他斗的哈哈大笑，露出兩排雪白的齒牙，映着兩片紅潤的嘴唇，仍能表現他的當年的美秀，却也愈使我感到他發瘋的可憫。

「啊！施寒梅！你還認識我嗎？」他神色很悲苦的說。「哈哈！你既認識我，可知我如今依然是本來的面目，那末，社會上的一切怎麼都不認識了我？」他胸中的悲思似已兜底撩起使他擠動兩眼，將要落下淚來。

「你這樣行走着，要往那裏去？」我有意掉轉話頭，不再繼續使他傷心的談話。

「我嗎？我要尋覓我的新大陸，尋覓認識我的人們，我孤獨得太難堪了，飽嚐了孤獨的悲哀，渴望領受些人們對我的同情心。」他已忍不住了，他的眼淚直往下落。

我聽他的吐屬，雖他仍能受感觸的情感，知道他並非那種狂悖無知的瘋人，正想拿話來安慰他，他忽的又變了一副莊嚴嚴重的態度。

「我警告你，你莫再認識我，我是一個最不祥的東西；社會

上的一切既已遺忘了我，你倘仍認識我，便是違反社會的公意，將受到社會的懲罰！我不能拖累你，我去了，我尋覓我的新大陸，和認識我的人們去了。哈哈……」他仍做出來時的姿態，緩緩的走去。

我的心腔中，已被憐憫他的意念佔滿了，祇夾雜着一個疑念，便是他怎會發瘋的呢？

因為職業各別的原故，我和他已有三年不見面，他近年的生活狀況，我一些不明瞭，這個橫梗在胸中的疑念，我自然不能解答。但我極熱望得到一個詳盡的答案，於是便向各方面隨時探聽。最後的結果，竟被我探得明白。

富有文學天才的劉子彝，自然把研究文學當做他的唯一的嗜好，中國的文學，他固然有精深的根柢，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學，也很有相當的研究。我決非因和他曾有友誼而作阿諛他的稱謂，就事實上說，把文學家這個頭銜供獻給他，他委實可以毫無愧色的承受。可是他研究文學的興趣越濃厚，他生活上的歷

這力便越重大，他的學問越進步，他環境的惡劣程度也隨着飛快的前進，他終於成了個文學家，却也終於成了個窮小子。起初，他原毫不顧慮到這一層，他且十分自信他的虛浮活動的財產雖已移轉給人，他的真實穩固的財產——文學——却已有很豐盛的獲到了。

他曾把他歷年來研究的心得，精心結撰了幾種關於文學的作品。在他的想像中，以為這幾種作品賣給書局印刷成書之後，必能風行一時；那時，得到萬千讀者的讚許，景仰，他的精神界自可感着巨大的安慰，便是賣得的金錢，也大可調劑他的沈寂枯燥的生活，而有滋潤的表現。

然而這不過是他直覺上的幻想罷了。他這幾種作品雖曾先後寄往各書局，結果都是寄還給他，——這自然是拒絕不收了。他因那些書局並未說明拒絕的原因，中心便引起了老大的驚疑。他想莫非他的作品尚未達到印刷發行的價值嗎？但他曾讀過最新出版的幾種書籍，他實在不能相信牠們的價值果然勝過他的。他不能解答這個疑問，便去請教他所信任的友人；他

這纔明白那些書籍的出版，確是牠們的著作人的交際手腕的效果。他因而覺悟了，他祇着力在他的作品的本身上，不會管理會到那隱秘的關鍵，當然應該領受「原稿退還」的恥辱，——這大概也許是給與他的一種懲罰罷！然而他終不肯暴棄他應行的大道，而去走那自欺欺人的小徑，他曾憤憤的說：「無論如何，我終要保持我的文學的本來面目，偏也那樣在文學上著上不可漸滅的污點，不祇是失掉對於文學的重視，且是自行毀滅了對於本身的尊嚴……」

他的財產是全部耗費在研究文學上，結果既未能獲到些許物質上的償還，又未能博得名譽上的慰安，他自然失望極了，痛心極了。

重重壓迫他的生活力，決不因他如此的失望，痛心，而稍為憐憫，寬容他些，仍是時時促使他工作，供給生活的需要。他只得打疊起他對於文學的奢望，渴望謀一個職業。於是他誠懇的拜託他的寥寥可數的朋友為他設法。他們祇淡淡的點頭答應，同時在他們的高談闊論中，竟責怪他平日不該祇管握一支筆，

一本書，不留心審察，學習別的事情，以致有適應社會需要的技能；在如今這競爭劇烈，優勝劣敗的社會上，沒有那技能的人，當然難有立足社會的可能。依着他情感的衝激，他很想向他們辯論一番，使他們瞭然文學正是成立光明，優良社會的原素中的一個主要分子，但他因受着環境的撓逼，已變成了一個弱者……幾乎是一個被制於一切的弱者——再沒有向他們辯論的勇氣，仍善意的懇託他們。

播散的種子不過是如此，怎能有收穫佳果的希望，果然他那幾個朋友都陸續的謝絕他的要求，說是像他這樣的人，社會上永無需要的時候，那裏有他插腳的餘地。這最後的兩句話，好似一柄鋒利的尖刀直刺入他的心腔，從這傷口裏迸出種種情緒；他懊悔從前不該研究文學，以致今日陷入這危境嗎？——他一些不懊悔，他依然深信文學是有極偉大的價值，他從前的努力絕對不是虛擲。他對於他的茫茫的前途懷着絕望的感想嗎？——絕不，他又深信他所負的文學使命終有光大的一日，社會

終有容納他的一日。

然而他生理上的需求，——衣食住，——他此刻總想籌思，一個維持的方法，於是他靜靜的籌思，深切的籌思，終於被他籌思着了。

他偶然在報紙上的徵求廣告欄中，瞧見有一家公司徵求一位書記，他明知這是一個卑職，不是文學家所應幹的，祇是文學家既也是人類中的一分子，便免不了同等的受生活的支配，於是他很堅毅的前去應徵了。那神情倨傲的公司的經理見了他，先用冷峻的眼光朝他打量了一下，纔以沈重的聲調對他說：「你會寫信嗎？」他瞧這經理的驕縱的神態，語意，覺得萬分忍受不住，然而在此刻的情勢之中，這經理真可算是一個無上的威權者，握着使他生活與否的大權，他又怎敢稍示反抗，忙點頭應道：「會的。」這經理又問道：「你會得寫楷書嗎？」他仍忙應道：「會的。」這經理就用命令的口吻道：「那末，你寫一封信給我瞧，意思你自家斟酌。」並用手指着旁邊的一張小寫字樓。

「慚愧啊……慚愧啊！」他一壁向那小寫字樓走，一壁心中私語着：「想不到我研究了好幾年的文學，却祇爲着被這信

俗的經理所試驗」

他要令這經理曉得他的才學，便運用他文學的手腕寫成了一封短函，起身遞到這經理面前。這經理約略瞧了一遍，忽皺起眉頭，連連搖頭道：「不能用，不合格。」他已猜透了這經理的意思，便道：「想必是嫌文意太深了，太通俗了，這却無妨，要文字淺薄的人做艱深的文章，自是不能辦到的，若要文字精通的人寫那通俗的信函，那却是很便利的……」

「話雖不錯，不都已可瞧出你沒有做商家書記的經驗，以沒有這種經驗的人勉強幹這種事，那是必不會有優良成績的。這經驗截住他的話頭，以十分自信的神態這樣說：『對不住，累你白走了一趟。』這經理已表示出他最後的意思，並分明已下逐客之令。失望，憤恨的他，只得轉身走出。」

他確如一隻失羣的孤雁，獨自在天空中徬徨，又好似一個迷途者，儘着在歧路之口徘徊；於是他的神經系漸漸失了常狀，而時時有那癡態的表現。——是他辜負了社會，自陷於此等地位的，還是社會辜負了他，把他推擠到此等地的位呢？（完）

蛙聲

（鄭綠影）

噪人耳鼓的蛙聲，

毫無節奏的鳴著；

在這沉沉的夏夜裏，

倒也可安慰人生的寂寞。

小詩

(一)

未放的荷花，

亭亭如筆；

微風吹着，

東西搖曳；

到底是寫些什麼字呢？

(二)

蝴蝶，

春到江南去了；

你爲什麼不同牠一道去呢？

(徐寶君)

堪輿家之祖

(民間傳說的故事)

郭蘭馨

堪輿家：就是相風水的人，凡迷信的人家，建造房屋，築墳墓以葬先人的骸骨；必定請堪輿家來覓好風水——擇方向，地位，河流，橋梁的是否吉利？因為得到了好風水，那後代的子孫，可以榮華富貴！這是世俗所深信的傳說，這堪輿家的祖宗：是晉朝的郭璞，當那壯年時候的郭璞，嘗在一家張姓的富翁家裏做教書先生；那張富翁的書房後面，臨窗有個小小的花塢，栽着些梅竹雜花——有年郭璞春假滿期後到館；在半路上見一條小蛇，匍匐在道途中很顛顛可憐的；郭璞憐那小蛇，就帶着到那張富翁家裏，起初放在書房裏的抽屜內，每天在自己——郭璞——吃飯的時光，飼那小蛇幾粒飯顆，後來那蛇漸漸的大了，那抽屜裏不能容下了；郭璞就把他放到書房後面的花塢裏；那蛇較前更大了，輪輪的鱗；生長得光潔可愛，閃耀的目光；非同平常的蛇凶惡可怕！但是自飼養那蛇以來，張富翁很疑心郭璞的飯量年加月增；而未會知道他拿飯去飼養那蛇！時光是非常容易過去，忽忽的居留在那張富翁家裏已五年了，那郭璞——張富翁的兒子，將出外游學，尋師和訪友去；郭璞也

就解館回家，然而五年飼養的那條蛇，怎價處置呢！他想！不如帶到路上去放掉罷；在這裏未免有生命的憂慮，並且那張富翁定要罵我把他從鑽營謀來的餘惠，去飼養那無道理的蛇！於是郭璞整理了行李，留出半隻書箱來；把那條蛇放在書箱裏！情人挑了，送他回去。走到從前見那小蛇的路上，就從書箱裏拿蛇放了出來！並說：我五年來飼養你了，我因為解館回家，不能再養你了，你自己去尋你的活去罷！郭璞說完，就不經意的回家了。——過了三年，到八月中秋那天，纖潔無塵的月光，遍照着茫茫的大地！一幅美妙的大自然的夜景！郭璞飲了幾杯濁醪；醉醺醺的去，看那王姓的朋友談話！走到那放蛇的地方，忽然簌簌的草響；見衰草中遊出一條大蛇來，郭璞並不怕害！不動聲色的走；然而那條大蛇竟把郭璞的身體盤住了！用舌頭將郭璞的眼兒舐了幾遍，並不咬人，就忽然的去了！但是郭璞從此看得出風水吉凶；地勢的厚薄，相傳下來就做了堪輿家的祖宗！

按郭璞是晉朝聞喜人，他的字叫景純；博學而有很高的才幹！詞賦東晉算他最好，更精通那陰陽曆算五行卜筮的法術；所占每多奇異的應驗！他的文學，幾乎被這術數所掩蓋了。所著的書有爾雅注，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子虛上林賦注幾十萬言；後來被王敦所殺死的！

關於書籍的話

夢 僑

日本加藤美侖所著的珍言與新知識裏，有幾段關於書籍的記載，非常的有趣。茲特撮譯如左：

第一 世界最大的書籍。世界第一的大書，要算倫敦博物館內收藏的荷蘭地圖了。這地圖，是用皮革與純銀製成的表裝，所以非常堅固，高七英尺，重八百磅。一千六百六十年，查里斯第二尙未去荷蘭以前，以此圖贈與英國，遂收藏於倫敦博物館。此種大地圖之旁，陳列小書一冊，比拇指的指甲還小，也可以說是世界最小的書了。這小書，長不足一因制的四分之一，寬不足一因制的五分之一，全書二百零八頁，字體雖小，然清晰可讀。據說，這是十七世紀初期，住在尼闊列尼堡地方的一位德國美術家製作的。

第二 中國百科全書。倫敦博物館中國部，有一部五千二十卷的中國百科全書，是十年前，用一萬五千圓，從中國買來的。這部書，是奉清康熙帝的諭旨，選輯二千八百年間之事實而編成的，實爲關於中國文學之要籍。康熙深慨己國文學書籍，刊板不良，譌誤百出，欲編巨帙，以爲後世之

模範。因選派當代著名的學者，選擇羣書；並且命几修耶特派的宣教師，製造銅板，以印此書。惜康熙帝未能目觀此書告成而歿；及雍正即位，繼承先志，全書始得告成。據說，此書之成，前後需時四十年云。（編者按：此書即圖書集成。小圃先生當是沿嘉藤美侖原文，作百科全書；而嘉藤美侖又由英文翻譯而來，故失掉他原來的名字。）

第三 比孔的舊著。弗郎西斯比孔，是歸納法論理之首唱者，一生著述宏富，一千六百二十一年出版的論文集，是比孔最後的著作，也曾以一冊贈與巴特金鳴母公爵。這一冊舊書，數年前，曾在倫敦拍賣，得價一萬五千圓，為美國富豪究爾几的兒斯彌斯君所得。

第四 引起戰爭的書籍。巴里耶特比查斯特兒夫人所著的黑奴籲天錄，為南北美戰爭之因，亦為美國解放黑奴之前驅者，實為全世界不朽的名著。此書曾經二十二國繙譯，專就德國一國而言，即有十二種譯本；並且編成戲本，竟有二十種之多。（編者按：中國有林氏譯本。）

斯特兒夫人，寫這本小說之時，雖然十分熱心，但有沒想到竟能感動世界，刷新美國，使林肯在人類史中，博得仁慈的勝利。

這種小說，初登於華盛頓出版的那修那爾耶拉新聞，夫人與該報館約定的稿費極廉，直至第十二回，祇得六百圓的稿費。此小說登載以後，惹動一般讀者熱烈的歡迎，該報發行的數目，因之頓增，及單行本出版，遂風靡於世界。然而夫人出讓此書之發行權，僅得報酬五十圓而已。

第五 聖書裏的遺產。西洋各國，往往在家庭用的聖書之中，隱藏鉅額之金錢，必待其人死後，由其遺族，偶然發見。聽說這一類的事，是屢見不一見的。

前數年，巴黎就有這樣的一件事：據說有一個法國兵卒，在戰地接到老父去世的凶耗，及至戰後回家，一看亡父的遺囑，僅僅留一冊家庭用的聖書，歸他繼承。他在聖書裏，一頁一頁的檢查，竟發見一萬五千磅的債券。

又英國有一個負債累累極貧困的青年貴族，有一天，翻閱家庭用的聖書，因為要蒐集書中的幾個問題，便逐頁細查，無意中發見了一紙英國銀行的票據。這張票據，數目甚鉅，除將其全部債務償清以後，僅據有下餘之數，尚不失為富翁；其數目之鉅，也就可想而知了。

又倫敦某學生，在舊書舖，僅用二三圓，買得舊聖書一冊。及回家一看，竟由書中檢出一千磅的

銀行紙幣。

尚有一事，此前述者略同，也是在舊書鋪買得一冊舊聖書，檢出七百磅的紙幣。後來漸漸探得這書，原爲某放蕩子所有。其先人，雖在聖書中，給他留此遺產，可惜他毫不在意，竟把這聖書，以極廉之價，賣與舊書鋪了。

第六 古書的價值。威廉·布列克所著的馬利嚴吉倭布海分安得海耳一書，在著者的生前，欲賣一文錢，都沒有人肯買。到了百年以後的那日，此書的價值，居然值七千圓了。又威廉所著的彌耳頓論，現在竟賣至一萬八千圓。然而威廉未死以前的文字生涯，每一星期所得的稿費，也不過十八喜林而已。

又洛巴特班斯，在生前也是非常貧窘，然而他當年的詩集，近日在紐約竟賣至一萬八千圓。這詩集一頁的價值，比他年輕時全部的收入，還加多幾倍呢。他所使用的一張瑪赫噶尼木的桌子，現在值六千圓；他自己雕刻的普通瑪瑙，現在值二千圓；又他著的比格里格林斯布洛格列斯，當發行時的定價，不過一喜林六辨士而已，到了現在，那第一版的，竟可以賣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圓。

中國 短篇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
出版

—— 鄭振鐸編 ——

我國自唐以來的短篇小說大概可分兩派一為傳奇派即自古說記以至聊齋志異子不語的一派一為平話派即自京本通俗小說以至石點頭今古奇聞的一派這兩派的作品極多且極雜亂吾人每苦其浩瀚難盡讀編者因有此選所選皆為上品每篇俱錄原文一無刪節並於必要處加以註釋已出二冊第一集一冊內含三十八篇均為唐人作品在中國文學上著稱的長恨歌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柳毅傳紅線傳虬髯客傳等等都已採入第二集上冊選入自宋至明末的重要短篇作品三十七篇其中平話系作品本冊所載頗多外間少見之作傳奇系作品選擇亦甚精如梅妃傳李師師外傳鸞鴛傳中山狼傳等都是當時極有情致的作品可算是一種趣味最濃擊的文藝讀物

各國短篇小說集

- 日本小說集……周作人譯一冊一角
 近代日本小說集……周作人譯一冊一角
 現代日本小說集……周作人譯一冊一元
 大戈爾短篇小說集鄭演存譯一冊一角
 新猶太小說集……沈雁冰譯一冊一角
 近代俄國小說集……耿濟之譯五冊各一角
 託爾斯泰短篇小說集瞿秋白譯一冊六角
 榮霍甫短篇小說集耿濟之譯一冊九角
- 近代法國小說集……謝冠生譯二冊各一角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李育崖譯
 (一)五角五分 (二) (三) 各六角五分
- 近代英美小說集……憚霞譯一冊一角
 歐洲大陸小說集……周作人譯二冊各一角
 短篇小說集……(學藝叢刊)一冊五角
 小說叢刊……葉紹鈞著一冊四角
 現代小說譯叢……周作人譯一冊一角

六開本
 第一集一冊 定價六角
 第二集上冊 定價一元二角



其香如正
其甘如飴
價廉物美
有口皆碑

大聯珠

煙香

NO: D17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敬請
注意

請察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楊家將

延昭本名延朗。後改焉。(事略云。下一字犯聖祖名。改昭)幼沈默寡言。爲兒時。多戲爲軍陳。業嘗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業攻應朔。延昭爲其軍先鋒。戰朔州城下。流矢貫臂。鬪益急。以崇儀副使出知景州。爲江淮南都巡檢使。改崇儀使。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就加如京使。咸平二年冬。契丹擾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亟。衆心危懼。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按事略城上作城外。不可上作不可近。是也。惟灌於城外。乃能護城。若灌城上。則已兵亦不能上矣)契丹遂潰去。獲其鎧仗甚衆。以功拜莫州刺史。時真宗駐大名。召延昭赴行在。屢訪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厚贈遣還。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

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山西伏發。契丹衆大敗。獲其將。(事畧作名王)函首以獻。進本州團練使。與保州楊嗣並命。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與嗣提兵援之。未成列。爲契丹所襲。軍士多喪失。命代還。宥之。六年夏。復用爲都巡檢使。又徙寧邊軍部署。景德元年。詔益延昭兵萬人。延昭上言。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願飭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卽幽易數州。可襲而取。奏入不報。乃帥兵抵遼境。破古城。俘馘甚衆。命知保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二年。進本州防禦使。俄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延昭不達吏事。軍中牒訴。嘗遣小校周正治之。頗因緣爲奸。帝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延昭智勇善戰。所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護輓以歸。河朔之人。多望輓雨泣。錄其三子官。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敍之。子文廣。文廣。字仲容。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撫陝西。與語奇之。置麾下。從狄青南征。知德順軍。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治平中。擢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韓琦使築築城。文廣聲言城噴珠。帥衆急趨築。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

遺書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文廣遣將襲之。斬獲甚衆。詔書褒諭。賜襲衣帶馬。知涇州鎮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遼人爭代州地界。文廣獻陳圖。並取幽燕策。未報而卒。贈同州觀察使。(按東都事略無文廣傳。宋史卷三百楊暉傳云。暉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歷官至吏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副使。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考重勛宋史無傳。錢氏大昕曰。宋史二百七十三有楊美。并州文水人。官至保靜軍節度使。疑卽重勛。慈銘案。史言太祖與美有舊。党進等征太原。美爲行營馬軍都虞候。未必爲業兄弟也。暉傳言暉出於將家。則自爲業子。姓後人。呼延贊。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步都揮使。贊少爲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爲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內院察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陳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鍵。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庭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與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

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宮內外都巡檢。眞宗嘗補軍校。皆敍己功。或至謹諱。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贊有膽勇。驚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絳帕首。乘驢馬。服飾詭異。（按隆平集言贊好以絳帕首。持鐵鞭。嘗請太宗圖其形。傳示四方。以威契丹。太宗惡其怪誕。屢欲誅之。惜其勇而止。）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卽耐字）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剖股爲藥。療之。贊卒後。擢必顯爲軍（軍上當有馬字或步字）副都軍頭。（荀學齋日記）

潘美本宋初名將。以功名令終。近世小說所謂楊家將者。獨醜詆之不遺餘力。或以爲楊業之死。潘與有責焉。按李廣之死。責在衛青。後世不聞詆青以伸廣者。潘美乃無端蒙惡名。誠所謂有幸有不幸哉。按潘美性最平易近人。有功益謹慎。能保令名以終者。非無故也。王鞏隨手雜錄紀其遺事云。太祖皇

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美與范質、趙普皆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美遂持歸。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以善詞全人之後。良足多者。美同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美不解。每赴鎮。留妻子。止攜數妾往。或有子。卽遣其妾與子歸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云。是與王勣多請田宅。汾陽不分內外之意相等。處功高震主之地。而能謹慎。宜乎保令名以終也。獨其身後無端之毀。不知從何而來。身後是非誰解得。沿村聽唱蔡中郎。天下事固多如是者乎。（應居聞見錄）

直隸安肅縣北河店。卽河陽渡。國初大破李自成於此。河之下流曰白溝。有六郎隄。宋楊延昭守益津關所築也。今新城北有孟良營。雄縣有焦瓊墓。稗官非盡杜撰。惜史無可考耳。近人詩云：巨馬河邊古戰場。土花埋沒綠沈槍。至今榔鼓盲詞裏。威鎮三關說六郎。亞古城荒焦瓊墓。桑乾河近孟良營。行人多少興亡感。落日秋煙畫角聲。（秦翰日記）

飛龍傳

飛龍傳爲述宋太祖龍興時事。敘世宗登極。及陳橋兵變。似是而非。至云太祖有鸞帶一條。伸之卽爲巨棒。此與孫悟空耳中金箍棒事相埒。余家居時。門臨池上。毘舍卽爲社公之廟。戲臺高出池上。涼陰四合。有陳華者。日講衍義。雅有聲色。余亦時就聽之。鄉有老人。年八十二矣。忽謂余曰。趙匡胤能使棒耶。余前數月。適觀鐵圍山叢談。卽應之曰。宋徽宗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出時宦者必攜從二物。一爲玉拳。一則鐵棒。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據此以觀。則使棒事或有之。小說家用孫悟空事。稱爲鸞帶所化。謬矣。(畏廬瑣記)

(未完)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十八回 法尙非法蕩子潛蹤 玄之又玄王姬回國

過了兩天，蟬妮剛好一個人坐在雅聲離宮史天芬起居室中，那時已經七點半鐘，雖是握着一卷書，却並沒有讀他。在居喪謝客期間，宮禁中格外岑寂。蟬妮伴侶，向來只有杜蕾一人。杜蕾又在那裏天天幫着莫天史大將，整理王后文件。起居室中，只有他一人，連日用膳，也都在自己室中間或買伯萊親王高興，邀他去一同進膳，却是非常困苦。爲的是親王已經把他當作親姪女兒看待，要敷衍

這位叔叔，很是不易。蟬妮原非喜歡紛華之人，又經了馬門那邊的刺戟，格外韜晦，足跡不履城市。連居喪應穿的孝服，都向雷柯衣肆購取現成的。一則省却同舊伴見面，一則取其便利。至於嫁衣，已經早就停工，等過了幾天再說。他心中早夕希望的，是史天芬早一些回來，好交卸肩上挑的這副重擔。坐了一回，覺得有些煩燥，站起來走到窗前，憑着魚檻，對了園中小池上返照出神。猛聽得房門一響，掉過頭去，剛好看見有個婦人走進房來。那人穿一件高領顏色很黯淡的皮大氅，戴一頂皮冠，臉上蒙着很厚的面紗。一走進來，隨手將面紗揭開。蟬妮一見他的面貌，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人面貌，乍一看去，竟同蟬妮一般無二。不過一個是天然姿色，一個是全憑粉黛的裝點。雖是這般，那副華貴雍容的態度，却又高出蟬妮之上。知道是史天芬回來了，澄澄看着，一時做聲不來。史天芬反坦然道：「啊呀！我的替身呀！這一次給我看見了。我很想見一見你，所以纔溜進宮來的。看門的人，本是我老僕，已經切囑他嚴守祕密，可以不怕洩漏行藏的。你放心便了。」說着細細把蟬妮上上下下打量一回。慨然道：「你真比我長得美麗。只是大致是相同的。我在外面病倒了，因此不能早回。想起我那祖母來；撫養我一場，到臨終時候，竟不能同他見一面，却也可傷。」說着有些黯然。不過不多一回又

轉過顏色來。笑吟吟的道：『好孩子！怨不得倪古壘愛你，你確也長得好。現在他是回去了。沒有回去之先，你們一定相處得很好。我自己呢，原也太放蕩一些，常常使你們擔憂。只不知你以為我是怎樣一種人物？』蟬妮見他並不生氣，放大了胆答道：『殿下呀……』史天芬不等他講下去，攔住道：『孩子！你不要叫我殿下。這殿下的滋味，你也嘗够的了。有什麼味兒呢？』蟬妮臉一紅接着道：『我見你回來，非常快樂。』史天芬失聲叫道：『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你不願意同倪古壘做一起，已經厭惡他了嗎？我近來的生活，常常吃人家追趕着，却也沒有生人樂趣。只是要我從此株守宮中，也萬辦不到的。』說到這裏，一眼看見蟬妮指上戴着那枚指環，目光中露出一種戲謔神色來，叫道：『我們那一位，真有目光，他選擇得很不錯。』剛說到這句話，聽見外間有人走動，舉起手指向口上一按，教蟬妮不要開口。輕輕過去，把房門鎖上。低聲向蟬妮道：『大概宮人來替你更衣的。他們沒有見我以前，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跟我來。我們從後樓梯下去上書室中去。那邊非常安靜，是個秘密所在。向來沒有人到的。我有許多話要講，若是在此地講，羅尼要來找你的，不如上書室去的妥貼。』蟬妮見史天芬容憔悴，很有些可憐他。見他一定要自己一同去談天，好在自己是將去之人，便也不再

推託跟着史天芬從走廊盡頭，走下樓去。還稱僥倖，沒有遇見別人。到書室外面，史天芬當先推門進去，蟬妮跟在後面，把門闔上。兩個人進去一看，只見書室中燈光燦爛，火爐邊坐着一個少年男子，披着一件大氅，懷中還放着一只衣箱，正是倪古壘。見他們進去，站將起來。蟬妮嚇得呆呆的站在門邊。史天芬却神色不變，低低笑了一聲。就在這笑聲中間，三個人互相默默的打了個照面。蟬妮雖是知道事機已經漏洩，好在遲早總有這一天。早些洩漏，自己早些可以卸責。所以很是欣幸。不過到了現在，史天芬居然還笑得出，不免有些恨他。只是倪古壘是明明說是要回國去，一時未必能就來，現在忽地又到英國，却是一件怪事。進來之後，澄澄地只把他同史天芬輪流着仔細端詳。究竟看了多少時候，蟬妮迷迷糊糊，也沒有去計算。目光之中，吐出一種冷酷之色。臉上也滿籠着疑雲。臨了只看着史天芬。那時的史天芬站在那裏，同五六星期前打圍時候，騎那馬上情形一般，神色一些不變。倪古壘見了，有些領悟過來。慢慢地生起氣來。蟬妮以前常常抱着一種癡想，想看一看倪古壘的怒容；以爲像倪古壘那種儀容，生起氣來必有可觀。這一回却給他看見了。只見倪古壘目光冷峭，面色逐漸灰白，顛顛骨邊藍色脈管，在那裏微微搏動，嘴唇上却慢慢現出輕蔑冷笑之容。冷冷的道：「你就是

團場中的女子。又向蟬妮道：「你就是藏中國古磁那間密室中，同我談心的女郎。」倪古壘講這幾句話，講得很低，彷彿同自己講的一般。接着把聲音提高了一些，望着他們道：「姑娘們玩得我好，真使我目迷五色，佩服得很。究竟爲了什麼，蒙你們這般垂愛。倒要請教請教。可以賜教一二不可以？」蟬妮聽了這幾句話，驚得呆了，一時做聲不出。低垂粉頸，站在那裏，彷彿像一個待決的死囚，又羞又懼。史天芬却一些不怕，很自然的答道：「這個理由，也很不難說明的。」說着，輕移蓮步，走到蟬妮身畔，很不經意的，用手輕輕拍着蟬妮的香肩道：「親愛的倪古壘，你不必抱怨這個美麗的小妮子。」正在這個時候，杜蕃從外面推門進來，一見倪古壘也在室中，又看見三個人的面色，知道祕密已經宣洩。不覺失聲驚呼。雙膝一軟，倒在一張椅上，掙扎不來。倪古壘向他行禮道：「夫人不必着驚，我想跟夫人打聽打聽這件事的內幕。」杜蕃久居宮禁，受着特殊訓練，又因忠於羅思瑪克王室，知道已到緊急時候。報主情殷，頓時添了無窮勇氣，雖是胆戰心驚，顏色上一些不露出來。站起來向倪古壘行了個禮。朗朗的道：「殿下這件事與翁主殿下，毫無關係。這位姑娘，也是不能責備於他。若要知道其中內幕，陪臣可以報告。只不知殿下肯見恕翁主同這位姑娘不肯？」倪古壘道：「可以。請夫人賜

教便了。」杜蕾道：「既如此，請翁主殿下，許我先領倪古壘殿下上別室中稍待。這位姑娘暫行在此坐地。我侍奉翁主回寢宮去。」史天芬聽到這裏搶着道：「好羅尼宮中之人，都不知道我回來。我從後門進來，只有未克圖見我。他是決不會洩漏的。入宮之後，在臥室中遇見我這位代表，把他帶到此地來談談，省得給別人撞見。不料倪古壘王儲走來，把這件事鬧決撤了。這都是我自己鬧壞的，怨不得別人。現在事已如此，也無別法，以後我的名譽，都在你們手掌之中。愛怎樣，就怎樣。也顧不得許多了。」倪古壘接着道：「我並沒有返國，因為接着父王密諭，命我上巴黎勾當一件私事。此番重到英倫是匿名而來，喬寓使署。外面一些消息沒有露出。微服而來，原打算在返國以前再見一見——」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目視蟬妮。接着道：「在返國之前，再見一見翁主。」他講到翁主的稱呼，聲音非常冷酷。蟬妮本來低着頭，聽到這裏，抬起頭來。看見倪古壘目光含着輕蔑之色，他却又驚又喜。杜蕾先送史天芬回寢宮。史天芬還想同蟬妮談談，不肯走。杜蕾因為將近進膳之時，硬逼着史天芬更衣去了。史天芬回宮之後，杜蕾纔來領倪古壘上別室去。書室之中，只丟下蟬妮一人。半小時後，杜蕾走回書室，坐下去，用手扶住頭，很露出疲倦神色。蟬妮在那裏來回走着，見他這種形狀，便站住了。杜

書停了好一回，纔很淒慘的道：『倪古壘王儲走了。他車子在宮外候着，連晚膳都不願在此用，忙着要走。我也不便強留。這一次他重返英倫的這件事，真是不幸。』蟬妮問道：『他說什麼沒有？』杜蕃道：『沒有說什麼。差不多一句話都沒有說。我把這件事的真相詳細告訴了他。只把翁主的事，說輕了一些。翁主這種舉動，原也不該。已經奈何得我們够了，臨了還鬧出這件事來。』蟬妮道：『王儲一定非常生氣的了。』杜蕃道：『非常生氣。那種形狀，見了令人生怖。大概最使他生氣的，就是我一些不隱瞞，把真相告訴他。他說打算立刻返國。』蟬妮遲疑的問道：『這件親事，不致決撤嗎？』杜蕃道：『決不致決撤，事已如此，什麼都準備停妥，他決不致決撤。他也怕外面浮言，決不肯決撤。並且這件事，於政治上很有關係。時局既無變更，他也不肯輕易變更，誤却國家大計。』蟬妮道：『他雖如此，翁主這一邊怎樣呢？』杜蕃道：『這個好在距離婚期還有六個月光景。或者以前的事，他也可以淡忘一些。無論如何，他肯回來，已經謝天不盡。這件事多虧你的仗義相助，真使我們感激不盡，無從酬報。』蟬妮道：『現在大概可以讓我走了。』杜蕃道：『那也自然。爲安全計，不能不讓你走。讓我帶你回我的臥室去。你的衣服，我自會替你拿來。就在我房中吃些東西，送你的車子，準十點鐘在宮門』

口相待。明知十點鐘很遲，爲避免大衆注意計，不得不然，請你見諒。」蟬妮聽了在指上除下那枚嵌紅玉的指環，交還杜蕾。喃喃的道：「好了，現在可以除下來了。套在指上，很使我曉夜不安。」杜蕾道：「姑娘！你這一次，真是難爲你。無論如何，你的盛情，我們決計補報不來的。」杜蕾這幾句話，說得真也確當，他們無論怎樣，決不能再使蟬妮重見倪古壘目光中愛憐之色。還怕以後再圖一面，都屬不易的了，自知爲了他們，很足以使倪古壘輕視。方纔臨別之時，不是還臉上堆着一臉怒容麼！想到這裏，很使蟬妮凄然欲絕。杜蕾安置好蟬妮去見史天芬。史天芬聽見蟬妮還沒有走，歡喜得了不得。一定要杜蕾去招他來談談。杜蕾怕有差池，一定不肯。史天芬嚷着一定要見。沒法想，只得跑回去同蟬妮商量。蟬妮情海收帆，深知以後光陰，都要在淒風苦雨中過度。很不願再走到寢宮去。不過雖是不願，却因史天芬舉動來得離奇，也想去看他一看。那時他已經換上普通衣裙，戴上帽子，走上史天芬那間橙黃色的起居室中。室外自有親信宮人，在那裏巡哨。未走之先，同杜蕾開過一個嚴重的談判。說明自己雖效微勞，決不受羅思瑪克王族，金錢上的酬謝。除去看護蒲鐵，同自己未得到相當職業前的費用外，不必多給一文。杜蕾當時送了一千金鎊。他只取了十分之一。還想把明珠同寶釧繳還。

杜蕾不肯收。硬逼着蟬妮收受。他說那申明珠，是先王后在自己珍愛的首飾匣中，特別替蟬妮挑選的。挑選時候，親自同杜蕾講。這申明珠，是王后少年時常御之物；深知蟬妮決不肯受金錢上酬報，感慨非常，所以把自己心愛之物，送給蟬妮，做個紀念。這是先王后一片深情，蟬妮即使塵芥萬物，這一件東西，却不能不受的。蟬妮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受了，那支寶劍，却推還了，說明種種不便。杜蕾沒法，只能收還。不過揮着淚，再四叮囑蟬妮。以後如有所需，千萬不可見外。給他一個信，他一定盡力相助。羅思瑪克王族，受恩深重，千萬不可負着傲氣，有什麼缺少，不來見告。從杜蕾語氣中聽來，以後史天芬的事，大概可以無慮。既已回宮，將來決無變故。倪古墨目前雖是生氣，却爲王室政治問題上的關係所束縛，以後決無問題。既能承認史天芬，同別的女子所發生關係，只能斷絕。到了史天芬起坐室，看見他坐在一張很矮的椅中，口中啣着一支紙煙，桌上放着殘肴，穿一件絕薄的大袖黑色宮袍，束一件嵌黑珠的長帶，淨洗鉛華，露出白而帶黃的臉，眼圈低陷。他本來說有病，看去確有病容。蟬妮雖也知道史天芬的面貌，同自己相像。方纔還覺得確是有些相像，現在淨洗鉛華，却是大大不同。仔細看去，覺得史天芬一般也抱着一腔幽怨，並且還透出一種惶急同叵測神色。指上並沒有戴那嵌紅

玉的指環。見了蟬妮愀然道：『我想同你談談衷曲。』這句話，乍一聽彷彿是很平淡的話，而從蟬妮聽去，心上覺得微微一震。屏息而待。只聽得他繼續着說道：『你知道我這裏簡直無可談之人。雖是抱着一腔心事，却是無可告語。你同我容貌相似，雖也可怪，却也是常有之事。倪古壘深信你就是我，所以第一次同我見面，很是懷疑。見了我的真面目，反形駭怪；見了你，却一見就鍾情於你。』蟬妮見史天芬提起這件事來，很是吃驚。低低的道：『殿下不必再提了。』史天芬聽見蟬妮又叫他殿下，趕忙攔住道：『請你不要叫我這個。人家都愛叫我這個，我聽得怪膩膩。還請你以平等相待的好。我的祖母是愛守規則的，決不許扔掉這個尊號；叔父又是瘋瘋癲癲的。只有我本性就嫌惡這種虛榮。外面雖同他們一般虛與委蛇，方寸之中，却是不然。說來你未必見信。不過希望你聽我陳述。我很信任你，你不但美麗，德性也是優良，同你講了，你決不會洩漏的。我的爲人，非常下作。宮中生活，素所嫌惡，連附屬宮中的人物，也都在鄙棄之列。至於這件親事，一起首我就反對。男女結褵，應得先有愛情。試問要我同一個素昧生平的男子結婚，怎能得我同意。我因爲反對這件親事，所以要同你談談。現在你明白了嗎？第二件我要問問，你知道我上那裏去的？請你照實回答我。』蟬妮遲遲疑的答道：『他

們同我說過的。」史天芬問道：「是不是說我跟着一個男子跑了？是不是說那個男子，就是沙格史伯爵？」蟬妮道：「是的。」史天芬道：「他們說得不錯。起初我設法把他們矇住了。因為不能結婚，還有別的困難問題，所以他們找來，就裝作沒事人似的，跟着他們回來。只說我自願出外，與沙格史伯爵無涉。他們只求我回來，也不去追究。回來之後，我同他佈置一切，第二次出去，就結了婚。」蟬妮聽了失聲叫道：「結了婚？」史天芬道：「不錯。我們確是已經成了禮了。不過這種結婚，王族中人是決不承認的。我的這種舉動，明知不對，只因深愛他，也不能瞻顧一切。因為無可告語，不能不同你講講。結婚以後，從我理想上揣度過去，他們就暗中得到消息，追趕我們。我的懺悔牧師史丹拉利亞帶着些人追去。我們想盡種種方法，一路躲避偵騎耳目。居然給我們逃到君士坦丁堡。估量去，追騎已遠，住下去休息幾天。」說到這裏，問道：「你聽我講這些話，討厭不討厭？」蟬妮聽了這番話，很替他悲傷。見他問這句話，趕忙道：「啊！你言重了。我何尚有這個心呢。」史天芬接着顫聲道：「追騎未到，沙格史伯爵却捐棄了我，偷偷的走了。」蟬妮聽了失聲驚呼。史天芬道：「我不是同你說過，對於他非常崇拜。很用了一番癡情。他這一走，我流離道路，受盡了風霜，再加上一急，就在君士坦丁堡病倒

了。病得非常沈重，幾乎不起。」蟬妮搶着問道：「你們既已結婚，他爲什麼忍心拋棄了你呢？」史天芬不睬，自言自語道：「我既已同沙格史伯爵結婚，還有什麼面目，另嫁他人呢？」蟬妮追問道：「他也愛你嗎？」史天芬道：「男子的愛不愛，女子怎會知道。不過後來我探聽出來，追我們的人，暗中已到君士但丁堡，找了他去。暗中開了一個談判。他的走，是受了他們的賄賂纔走的。你想我爲了他，把塵世上一切虛榮，都犧牲了。願意同他去過貧苦光陰，做他妻子。那些王室中的鷹犬，強說我們的結婚不正當，把金錢誘惑他，要他拋棄我。他受了金錢的誘惑，居然服從他們支配，把一個爲他犧牲富貴的弱女子，扔在異域，暗暗走了。這就是男子們所做的事。你說可痛不可痛呢？」蟬妮聽了這段慘史，忍不住叫道：「真是可怕。」史天芬從懷中掏出一枚金質嵌鑽石字的藏小照片匣子來。打開了蓋，遞給蟬妮道：「這就是他的照片。我對於他很用了一番癡情。你看看，究竟值得不值得？」蟬妮接過去一看。只見中間果然嵌着一個照片。從面貌上看去，年齡已經不輕，相貌還長得不俗。一雙很長含水的眸子，弧形嘴唇。很柔軟的小鬍子，鬆曲的頭髮，一望而知是個智行薄弱之人。史天芬既愛這種人。無怪乎他見了倪古壘那種英武氣概，有些不喜歡了。心中暗暗慨歎。問道：「現在你打算怎樣

呢！」史天芬把雙肩一聳道：「他扔下我跑了。悄沒聲兒跑了。跑的時候，不但沒有同我說明原委，連信都沒有。究竟爲了什麼？我一些都不明白。這就是男子們對待女子的特權。他若不走，我很願同他並着肩，同全世界宣戰。不料他輕聽人言，悄悄的走了。我同他的婚姻，給他這一走，就不能成立，眼看着要作廢了。」蟬妮道：「這樣說，你得同倪古壘王儲結婚了？」史天芬道：「大概如此，只要他還要我。」說着，一陣苦笑。接着又說了一句「只要他還要我。」



閣下睡眠之時藥力正在運行也

待清晨一覺醒來即能通暢大便其便通之後覺精神清爽活潑如兒童終日辦事不見厭煩此乃何等佳事大抵患大便便秘結習慣者終不免有精神萎頓心內發燒胆汁不和昏沉不醒頻頻作嘔等之病狀此等病人大失人生之樂趣且每遭天



也韋廉士醫生藥局所出之紅包清導丸以之療治以上各症真乃白發百中吞服一粒在體內眠二時

之毒質盡已排除淨盡矣
江蘇太倉義隆煙紙號周雲溪先生來書云紅包清導丸正是藥到病除人人贊成舍親下強之先生之夫人因產後失調便秘極重正是失望之際為清導丸所救治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苟無子女成何家庭

良以子女能使人喜悅而得人生之樂趣其所不幸者多數兒童一自入世即已疾病纏綿其所患最著者厥為消化不良便閉腹痛感冒發熱吐瀉痰喘蛔蟲以及出牙各症嬰孩自己藥片對於上述各病業已療治千萬嬰孩拯救無數小生命矣
浙江定海沈家門牙醫黃漢章先生來函云小兒



此藥片一二天之後大便即見發出綠色藥片則肝火亦平一切病狀俱退百發百中誠保赤之仙丹也
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確係美國貨

4470(11)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悵良深

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

填用下列二種格式(每期雜誌俱附有此格式一份)剪下封寄並乞

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

賜良多諒荷

同情幸

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即請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
 單原寄 省 縣

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鑒

收現因地地址遷移請即

謹啓 月 日年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
 單寄 省 縣

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鑒

收茲查第 卷 號

謹啓 月 日年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耐用之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五 細敘明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六 署名之稿在五千字以上者則函覆不用概
 七 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八 因選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九 選登之稿酌致謝酬如下
 十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十一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先聲明者投稿人
 十二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為本社所
 十三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四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五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六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十四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館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全	封面全	封面全	封面全
六十元	四十八元	四十四元	二十八元
封面半	二十八元	二十四元	十六元
封面四分之一		十四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洽 遠地函詢即行來復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定價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五角	一元五角
郵費國內四分 國外一分	四元六角	二元三角	一元五角

新加坡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定閱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長 篇 小 說

綿 被 一 冊 四 角 五 分

夏丐尊譯 本書為日本自然派主將田山花袋的有名的小說田山氏是在煉獄界中認真過活的人綿被也就是他的懺悔實錄他於靈肉的衝突愛慾的爭鬪大膽地真摯地敘述露骨地嚴肅地描寫結構又復非常謹嚴譯筆亦極流利可誦卷首有方光蕪君的長序一篇

嘉爾爾曼 一 冊 四 角 五 分

樊仲雲譯 此為法國浪漫派大作家梅禮美 (P. Mérimée) 的晚年傑作敘述西班牙地方的盜匪生活中更串以戀愛的故事慷慨激昂哀感頑艷兼而有之而以描寫吉伯色人之特性尤為有聲有色附有 René Bull 所作嘉爾爾曼三色版圖像一幅故事插圖數十幅亦極名貴

一 葉…………… 王統照著 六 角

芝蘭與茉莉…………… 顧一樵著 四 角

旅途…………… 張聞天著 六 角

獄中記…………… 汪馥泉譯 六 角 五 分

O. Wilde: De Profundis and Ballade of Re-ving Goal

遺產…………… 耿濟之譯 三 角 五 分

Guy de Maupassant: L'Heritage

一 生…………… 林蔚南譯 二 元 二 角

Guy de M. upassant: Une Vie

憂愁夫人…………… 胡仲持譯 九 角

H. Sude mann: Frau Sorge

我的生涯…………… 李 藻譯 四 角 五 分

L. Tolstoi: Ma Vie

盲樂師…………… 張亞權譯 七 角

V. Korolenko: Slepoi Muzitnant

灰色馬…………… 鄭振鐸譯 七 角 五 分

V. Ropskin: The Pale Horse

小人物的懺悔 歐式之譯 五 角

L. Andreyev: The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